

往事如昨

# 后院旧梦

孙相坤

记忆深处有一方庭院，那里承载着岳父的匠心与深情，如今却在我心中弥漫着无尽的思念与哀伤。

岳父，一位曾在木工世界里雕琢岁月的能工巧匠。早年，他的木匠铺是邻里间的热闹所在，一块块粗糙的木料在他的手中神奇地化为了精美的家具，每一道纹理都诉说着他的专注与执着。随着时光的变迁，木匠铺的喧嚣渐渐沉寂，岳父便将他的心血与热情倾注于后院那方小小的天地。

后院本是空旷而略显荒芜之地，却在岳父的精心打理下，化腐朽为神奇。靠墙之处，一方规整的菜园子如诗如画般铺展。岳父的身影总是穿梭于那片翠绿之间，翻土、播种、浇水、施肥，每一棵蔬菜都饱含着他生活的热爱与期待。在院子的中央，那一方大理石圆台面宛如岁月的舞台，见证了无数欢声笑语的相聚时刻。葡萄架下，岳父与三五好友围坐，茶香袅袅，谈天说地，从家长里短到古今轶事，从生活琐事到人生哲理，每一个话题都在葡萄叶的缝隙间流淌着温馨与惬意。

而院子的四周，更是践行岳父美学理念的杰作。不同品种的月季争奇斗艳，红的似火，粉的如霞，白的像雪，每一朵花都在微风中轻舞着属于自己的旋律。造型别致的灌木错落有致地分布其间，或如灵动的舞者，或如沉思的智者，与月季相互映衬，构成了一幅层次丰富、色彩斑斓的画卷。奇石点缀其中，或立或卧，或突兀或含蓄，宛如点睛之笔，赋予了整个庭院灵动而深邃的气质。岳父的审美与匠心，在这方庭院中展现得淋漓尽致，每一处角落都流淌着他生活的热爱与对美的追求。

岳父的意外离去，让后院瞬间失去了灵魂。曾经热闹非凡的葡萄架下，如今只剩下寂寞的桌椅在风中默默守望；曾经繁花似锦的月季丛中，如今只有残花败叶在雨中瑟瑟凋零；曾经充满欢声笑语的大理石台面，如今已被尘埃覆盖，清冷而孤寂。庭院深深，却再不见岳父那慈祥的笑容与忙碌的身影，每一寸空气都弥漫着思念的苦涩。

如今，站在这熟悉而又陌生的庭院中，望着岳父生前亲手种下的

葡萄树，心中五味杂陈。葡萄树仿佛是岳父在深情凝视，曾经葡萄那酸甜交织的口感，如同生活的酸甜苦辣，依旧在舌尖蔓延。泪水不由模糊了双眼，我想起岳父在葡萄架下耐心修剪枝叶的身影，想起他在收获季节满心欢喜采摘葡萄与家人分享的情景，想起他在闲暇时光与我们围坐在一起谈古论今的美好时光……

我知道，岳父的匠心与深情早已深深地烙印在这方土地上，融入每一寸泥土，每一块石头，每一株花草之中。他的精神如同这庭院中的葡萄藤一般，虽历经风雨，却依然顽强地生长，在岁月的长河中延续着属于他的传奇与温暖。我愿将思念化作力量，如同岳父守护这方庭院一样，守护着这里的一草一木，让岳父的爱永远在这方天地间熠熠生辉。

也许，岳父并未真正离去，他只是化为后院的一缕清风、一束阳光、一颗露珠，在每一个清晨与黄昏，默默地陪伴着我们，守护着他心爱的庭院。而我们，也将在这后院的旧梦中，怀揣着对岳父的思念与敬意，继续前行。

# 忆两位父亲

徐春燕

儿时家贫，那在风雨中瑟缩的三间瓦房承载起了我全部的童年。可无论生活怎样拮据，只要有父亲在，家就充满了踏实与温暖。

父亲虽然终日劳作于田间，繁重的生活几乎压弯了他的腰，但他望向我的眼神，始终闪烁着慈爱与期许。每当我拿着奖状，像常胜将军一样骄傲地向他邀功时，他满是疲惫的脸上，立刻便会绽出比阳光还灿烂的笑容，就连那与年龄不符的佝偻腰杆儿也会瞬间挺得笔直。他用粗糙的大手兴奋地接过我递来的奖状，仿佛手捧着全家的未来和希望。他总会小心翼翼将它贴在家里满是奖状的一面土墙上。那时，简陋的家中，那面奖状墙不仅是家里最亮眼的装饰，更是父亲最值得炫耀的勋章。

我曾笃信知识能改变命运，也暗暗发誓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，让父亲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劳作。

然而，命运风雨无情袭来，容不得羽翼未丰的我说一句挽留的话，便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这棵伟岸的大树轰然倒塌。老实孱弱的母亲难以承受庄稼地里的繁重劳动，带着年幼的妹妹改嫁他乡。而我，被迫一夜之间长大，告别那寄予我无限梦想的校园，踏上了自食其力的坎坷之路。

那些年，我像一只受伤的孤雁，悲伤与无助如影随形。我常常在夜深人静时，对着满天繁星，默默流泪。我想念父亲，想念曾经贫寒却幸福的家。

多年打拼后，我在距家不远的小城安了家，也幸运地遇到了我生命中的第二位父亲——我的公爹。

公爹是副团转业后回小城任职的国家干部。初次见面时，公爹已年过六旬，目光中依旧透着军人的威严与坚毅。虽然身为退休干部，但面对我这个来自农村的小丫头却毫无架子。

闲暇时，公爹会与我促膝长谈，分享他的人生阅历，给我讲述他年轻时军旅生涯中那些保家卫国的热血故事。我与丈夫有小摩擦时，不管谁对谁错，他总是先斥责儿子为我出气，再耐心劝解我，教我经营婚姻的智慧。生活中遇到困难和挫折，公爹也会第一时间给予我无私的帮助和支持。

公爹的慈爱像冬日里的暖阳，十几年如一日的陪伴，渐渐融化了我心中冰封已久的父爱，让我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，直到几年前的一个平静的午后。公爹像一趟到站的列车，在他人生的终点戛然而止。遗憾，却也带着一种生命轮回的庄严。

老家素有女儿不祭祖的习俗，父亲在世时总会不无遗憾地调侃说他没儿子，将来清明节他的墓地必然连张纸钱都不会有。他虽为戏言，我却一直铭记于心。如今，每到清明，我们一家人便会辗转于父亲与公爹的长眠之地寄托哀思。每次看着丈夫和儿子神色肃穆地依次跪在父亲的坟前，恭敬地跪拜磕头，我都不禁潸然泪下：爸爸，一个女婿半个儿，您不仅有儿子，还有孙子呢！泪眼婆娑中，我仿佛看到父亲在田间劳作的身影，又恍惚感受到公爹那慈爱的笑容。

于我而言，清明祭祖无关性别。当我站在两位父亲的坟前，我所面对的不仅是一抔黄土，还有流淌在血脉中的生命传承。清明的微风轻抚脸颊，带来泥土的芬芳，也带来了父爱的暖意。两场清明的祭奠，满含着我对两位父亲深深的眷恋与追思：爸爸，我好想你。

# 父亲的遗产

李万胜

时光荏苒，转眼已过四十年。那是1985年4月12日晚，我呆立在父亲病床前，泪眼朦胧地望着那张自孩童时代便深深印刻在心底的脸庞，没有死亡的恐惧，父亲安然慈祥，仿佛只是沉沉睡去。

父亲1937年便投身革命，参加了天福山起义。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，他为民族解放事业九死一生，先后担任中共文登县滨海乡党委书记、文登县九区区委书记等职。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，他多次流血负伤，立功受奖，却从不以此为傲，甚至极少提及。

幼年时，我曾在家中翻出父亲珍藏的帆布袋，里面装着几个小红本和几枚似铜钱的圆形勋章。我正欢喜地玩弄着这些“宝物”，母亲却抢过袋子，语气严厉地说：“这些是你爹的功劳牌，以后不许乱动！”我于是对父亲的战斗经历充满好奇，然而他终其一生，却从未主动向我讲述他革命年代的英勇事迹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父亲投身邮电事业，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，与战友们开辟并组建了多个邮电支局。为了确保邮件畅通，他日夜奔波，像一台不停运转的机器，每天清晨出门，在外面吃完饭便匆匆返回邮电局。他没有所谓的“八小时工作制”，更无所谓节假日，邮电局是他的战场，而家则成了他的“营业点”。

每逢春耕、秋收，乡亲们忙于农活，无法抽身办理邮件事务，父

亲便主动把邮电业务搬到家里，为乡亲们提供便利。久而久之，我们家成了周边村民的“邮政服务站”。父亲甚至自备了一杆秤，以方便乡亲们寄送包裹。他的敬业精神赢得了众人的赞誉，乡亲们提起邮电局的老李局长，无不交口称赞：“那真是个大好人！”

记得1960年冬天的一个早晨，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将天地覆盖，父亲却拖着满载邮件的平板车回家了，全身蒸腾着汗雾。当天夜里，他彻夜高烧不退，翌日晨仍挣扎着起身去接邮包。最终，他病倒在半途，被送往医院，从此落下终身肺疾。即便如此，他依然坚守岗位，从未有一丝怨言。

父亲不仅工作上尽职尽责，做人更是清正廉洁，从不贪图半分私利。一次，邮电局更换损坏的电线杆，施工人员将断损的电线杆送到我们家中当柴火。父亲得知后，立刻命人将木料送回，并严肃告诫：“这类事情绝不能再发生！”他时常教育家人：“公家财物，一针一线我们都不能沾。”

在三年困难时期，有的机关干部通过关系向周围村大队借粮。父亲当时在周围村的人缘很好，有不少村干部主动说：“你家中子女多，你需要借粮就尽管讲。”对此，父亲总是婉言谢绝。看着骨瘦如柴、面黄肌瘦的子女们，母亲实在忍不住，请求父亲也去借点粮食，

父亲却斥责道：“现在不只是我们家困难，哪家还有什么余粮！咱是国家干部，绝不能让村干部犯错误，也绝不能去占群众这个便宜。咱就是饿死，也是清白光荣的！”这句话，母亲后来常拿来调侃父亲的倔强，但这份坚定的信念，却一直影响着我们的子孙后代。

在子女一个个参加工作后，父亲常告诫我们：“政治上要坚定上进，生活上要节俭清廉，作风上要公道正派，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”他不仅用言语告诫，更用一生的行动树立榜样。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，我正在党校干部班学习，除了晚上照料外，有时也会请假去医院为父亲翻身、擦洗……父亲稍有好转，就不顾自己虚弱的身体，叮嘱我不要请假照顾他。

前些日子，我与友人聊起胶东天福山起义，也聊到了父亲李兆荣。朋友很快便在网上查到了父亲的资料：“李兆荣(1911.4-1985.4)，男，汉族，山东省荣成人……1982年12月退休改离休。革命战争年代浴血奋战，不怕牺牲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廉洁勤政，忘我工作。赢得干部群众的一致好评，为邮电事业创建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。多次立功受奖……”我看着这个人物简介，深以父亲为豪，因为父亲留给我们的，不是物质财富，而是无比珍贵的精神遗产。